



玉树琼花

◎陈顺源

石缝中的一株野菊

◎宋继高

一株新绿,从院子里一块太湖石的石缝中钻了出来,它是从哪儿来的?不知道。这是什么植物?问遍身边的人,都不知道。拿手机一扫,屏幕上跳出菊。可怎么看,也不像菊。再看它生长的地方,就那么古铜钱大小的一处石眼,几乎看不到土,它的根就这样扎在石眼深处。

再看看供它成长的这块石头,灰色、通透、瘦透漏皱,具有太湖石的普遍特征。这株野菊就这样不离不弃、不屈不挠地生长在这石缝之中。只见它一个月比一个月大,一年更比一年旺,疫情三年,它竟有模有样地长成了它自己希望的那样。说实话,往年我没十分在意它,可今年注意到了,它似乎忽地长成了大小伙子的模样。

我从九月底就开始关注它们了,发现它的花儿开得特别有个性,清一色的酱红色,显得非常深沉。花不大,但色泽统一,周边齐整,特别是那金黄色的花蕊,在阳光的照射下特别耀眼。起先,它们三枝两枝地开。可一进入十月,它们仿佛商量过似的,一开一片。霜降后,开得更欢了,抢眼望去,只见盛开的鲜花却难见衬托它们的绿叶。由于花儿开得太多的缘故,原先高挺的枝干也弯下腰,带着它们的花朵匍匐在地,有种不堪重负的感觉。但菊花就是菊花,任何时候看上去,它们总精神抖擞、神气活现的模样。

12月18日,江南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。这菊花呢,似乎特喜欢这晶莹的雪。一早起来,放眼一看,四周白皑皑的,唯有这株野菊,在雪的映衬下,红得特别抢眼。它们非但没被雪压垮,反而显得更精神。原先垂落在地的枝干,像打了鸡血似的,一根根都挺起了腰,一丛丛野菊花昂起了头,沐着雪后朝阳,展现出菊的风姿与风骨。“她在丛中笑”,我突然想起伟人写梅花的诗句,此时移用至此,也是十分恰当的。

相较于植物园里培植的雍容华贵、仪态万方的菊花,野菊可能不登大雅之堂。野菊姓“野”,野外生野外长,无人管无人问。篱笆下、竹林边、山岗上、老树旁,都是它肆意生长的地方。一掬土、一星水、一处石缝、一方砖隙,只要可以扎下根去,它就在那里安身立命,欢快生长。年年岁岁,无问西东,我行我素。这种情形,不由得使我联想起我的成长经历。

我本草根。出生于“一支烟走三县”的如、靖、泰交界的如皋黄市三联村。父母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。我没有背景、没有靠山,在疯狂的“文革”年代,初中都没读完,就参军入伍了。八年的军旅生涯结束后,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贫瘠土地,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。

忽然有一天,我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片土地。原来,县人武部从我的档案中发现了我在部队做过通讯报道员,有文章屡屡见报,把我找去写新闻报道。就这样,我离开了农村,一如从石缝中钻出的这株野菊一样,没被人注意,却在悄悄生长。

我在县人武部报道组干了一段时间后,适逢县广播站招考驻区记者,我考上了。名字上了工资表,每个月可按时拿工资,成为大集体体制内有编制的工作人员。我周围的人,家乡的父老乡亲们,几乎没人知道,也没人对我的成长有兴趣。就像这株野菊一样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它的生长未能引起任何人的关注。但生活的逻辑却是,野菊不会因为不被关注就停止生长,我也不会因为不被人注意就停止前进的脚步。

野菊由几根长成一簇。我在区记者的岗位上,也是夜以继日、刻苦自励,天天都有新闻报道稿被播发。“本站记者宋继高报道”的声音,通过乡村无处不见的高音喇叭响彻原野,走进千家万户。加上屡有长篇新闻通讯稿被上级报刊采用,有的竟占了《新华

日报》半个版面。

因为较为出色的写作能力,我经常被如皋人民广播电台从区里借到县里编辑部工作。借着,借着,县里就不让我回区里了。这样,我又从区里来到县里,正式坐进了编辑室,成为编辑加记者的“双料新闻工作者”。

我曾因写作比较突出,被创办不久的《新华青年报》调用,可一调档案,发现我没有大学学历,连初中文凭都没有,又不是国家干部编制,当时一只脚踏在大集体编制内,一只脚仍踩在乡村责任田上,我还是农村户口,充其量还是拿着工资的“农民工”。这种性质,是无法被需要有国家编制身份的用人单位接受的。因此,我无缘《新华青年报》。也就在这个当口,我被经常编发我稿件的南通人民广播电台肖国瑛老师推荐到《南通广播电视报》,成为这张周报的编辑兼记者。人生再次发生裂变,可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。

在他们眼中,我就是个另类。不喝酒不抽烟,不扎堆不入圈,不谄世事不懂世故,甚至还有几分孤傲几分清高,内心里崛起着山一样伟岸的尊严。有情谊相投的领导也友好地说我“恃才傲物,笑傲江湖”。

直到有一天,情形发生了惊天逆转。我被上海某电视艺术中心聘任为独立制片人和办公室主任。

我长大了,盛开了!就如同石缝中的这株野菊。前三年,我没注意到它,今年我突然注意到它了,那也是因为它长大了,并开出了一大片一大片鲜红花朵。

常有商会或集团让我说说我的经历,我总乐意以《一个草根的生长与突破》为题发表演讲。一如石缝中的这株野菊:勇敢、坚强、乐观、向上,不怕鬼,不信邪,迎寒盛开,向阳怒放,一任群芳妒,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。

野菊,你是大地的儿子!

原野清香

◎曹菊蓉



朋友知道我喜欢荠菜,前天又给我带来不少。我决定包馄饨,虽然上次包的还未吃完。

袋中的荠菜已过了一天一夜,倒出来依然青翠,一个个水灵灵、肥嘟嘟的,还带着那冬季田野露水的味道。元旦那天事儿多,没顾得上,我还担心会蔫呢。眼前,每棵荠菜都有半厘米不等的根在,根系上还挂着些许干松的泥土。连根带泥!难怪没有半点改样。真正的吃货!我心里暖暖的。

每次回老家,只要时间允许,我就去园前屋后挖点荠菜带回县城,一年四季都是如此。这些年来有荠菜的日子总感觉自己还在老家,儿时记忆也会时不时蹦出,亲切温暖。记忆中,以前乡下的路旁都是开满花的荠菜,细长身躯在微风中摇曳,白色小花更是充满生机富有灵气。我们一群孩子追逐着采花玩。大人们不屑一顾,看到田间开花的荠菜会毫不留情地拔掉,怕明年会越来越多。

现在可不一样了,曾经卑微的荠菜因其营养价值高被人们当成了餐桌上的宝贝,有的农户还专门种植上了。“荠荠菜,聚聚财。”年三十夜、大年初一,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它的身影。前年春节前回老家,89岁的邻家大爷给我送来了他挖的荠菜。他说:“没什么给你,我都拣好了。”看着那一棵棵干干净净的荠菜,我感动得热泪盈眶:还有什么比这沉甸甸的乡情更珍贵浓烈的呢?

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,小小的荠菜也会引发我太多感触。记不清曾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段看似笑话又不像笑话的文字:一贵妇人嘲讽穷女人生孩子,穷女人回她,牡丹开花,荠菜也要开花。现在呢?谁也没有想到平凡而卑微的荠菜会受到人们如此青睐。想起了刚刚踏入社会时父亲的教诲:永远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;想起了村里那个贫困的老哥,年轻时吃尽了苦,被人看不起,如今乡邻说他是村里最享福的。儿子儿媳待他特别好。荠菜这样,人这样,世间万事万物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张洁的《挖荠菜》曾引起不少人的共鸣,我也不例外。我比她幸运,我的母亲很能干,荠菜之类的野菜经过她的手都会很好吃,我们从没嫌弃过,直至今日依然对荠菜情有独钟。包子、水饺总是荠菜馅儿;在宴席上逢到荠菜糯米大汤圆,我总会欣喜不已。有人调侃,满桌的美味佳肴敌不过一缕荠菜香。

无独有偶,去年老友来,我们忙了半天的菜,她看到小树林里的荠菜,说最想吃荠菜粉丝汤,五年没回来了,一直惦记着。我知道她要的也是这份鲜嫩的口感、这股原野清香的味道……

事实上,古诗词中也不乏对荠菜的热爱,如苏轼的“烂蒸香荠白鱼肥,碎点青蒿凉饼滑”、陆游的“惟荠天所赐,青青被陵冈”,其中洪咨夔的“嫩斲苔边绿,甘包雪裹春”更是传递了荠菜馄饨早在宋代就有了的信息。千古流行!在传统文化长河中追寻中华美食的踪迹,领略中华文化的厚重,更是一种幸福。

我平时不太下厨,对吃也不讲究。然而,每次包荠菜馄饨我都会亲力亲为。我觉得包的过程亦是享受的过程,当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随之而来时,心中那份愉悦和满足不是旁人都能感受得到的。看!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,眼前正是一抹盈盈春色……